

我看Σ社團

蔡以文

阿呆：
聽過成
大有個Σ/
西格馮社沒？你
絕想不到一個大學裡
的社團竟然出版屬於自己
的書——「Σ/西格馮」上下卷
那天在台中圖書館裡，就是被那亂
正的書名迷住，才伸手取下。內頁的篇
篇自說自話，使我心儀不已，其中的文章說
到取名「Σ」乃是採整體的意思。又提到大夥
兒「整夜的長談，然後睡到中午」「心血來潮
，凌晨三點到校園去散步……」阿呆啊！這種生
活祇有高中時享受過一陣子。

繼續翻下去，人家民國五十二年成立「火
星社」，五十四年更名「Σ社」。他們的社內
交通有「一起畫海報、刻通訊」「一起漏夜趕
著排出一齣音劇」「一起圍著壁爐燒火、取暖
、吃烤蕃薯……」另外，他們決定「要走學術
研究和現代藝術的路」所以，Seminar是最
常有的活動，大家同唸一本書，再各抒己見，
評頭論足一番；又有各種層面的專論，譬如「
談現代文學」、「人口爆炸與經濟起飛」、「
從法學觀點談犯罪問題」、「冬春星座介紹」
、「漫談音樂指揮」……等等，說不完，訴不
盡。非但如此，音樂欣賞的舉辦，如「華格納
與蕭邦」「貝多芬之夜」「不該遺忘的大漢天
聲」也是有的；Σ還搶話劇社的專利一演出Σ
劇場：音劇、詩劇、默劇。當然，一般社團總
有的郊遊、夜遊、座談會啦，Σ一定少不了。
反正，真好，一票人一起如何如何總是很有意
思的。

Σ社有間小屋，如同咱們的系圖，而Σ小
屋有本「Σ日記」跟咱們的留言簿差不多，大
家愛寫啥罵誰都可以。Σ小屋也與系圖一樣，

是交誼用的，他們在小屋開盛宴，從屋裡坐到
屋外，從傍晚談到深夜，不過Σ小屋恐怕沒咱
們系圖藏書之規模，雖然有Σ書櫥之建立。

阿呆，西格馮社強調生活，有位Σ撰文詮
釋為對生活的反省，此外，有段回憶錄提到老
Σ對Σ社的期許：「難道成大人，就只懂得抱
怨台南民風蔽塞，而不
屑深入地去認識台南，
和做些有益於台南的事
嗎？一老Σ想，建築系
的同學不是可以和歷史系
的同學共同研究嗎？其
他系的學生又怎會將自
己孤立於系別及社會之
外呢？而那些慣於活躍
的社團呢？最後，老
Σ雙眼發亮，『就從Σ
開始』……」讀來真是
快意。

這上下卷都是從Σ
社裡的「Σ通訊」所選
而編入，綜看全書，有
些文章的論調相左，因
為我有意見則投於通訊
內，你對我的言論有不
同看法也請刊於通訊上
，這樣至少公開了比較
和氣些。

看完Σ，我覺得Σ
社也蠻可愛的，阿呆，
建議你有空也看看Σ吧
！

祝

秋爽

學弟敬上



半醒半醉四日遊

——記南橫四日

李小琳

那天晚上要考藥化，中午蟻
在椅子上小憩，迎面而來的夢裡
，竟有南橫的積雪，頗冷、頗冷
的白，湧向心底。

大一那年夏天，跟著救國團
雄心勃勃的要完成一〇四公里的
壯舉，卻讓雨給困在梅山，我們
走了四公里，把梅山山莊的存糧
吃個精光，每天只癡望著水溶溶
的山色發怔，它儘是引誘著我們
，卻又一會兒山崩，一會兒路陷
的不讓我們前行。於是，南橫成
了一個夢，放在遙遙的天邊，發
現自己竟相思起來。

就為著一償宿願，期末考後
，便急急奔向南橫，台中的陰雨
、合歡山的飄雪，都沒辦法打消
我們的念頭，該是它一直在候著
我們，我們是那樣相信，將要看
見的南橫公路，會是它最美麗
的一刻。

南橫一逕是亮麗的陽光，青
葱的山色。

六個小時的中興號帶著我們
直奔台東，都市卻又有小鎮風貌
的台東市，搭配著午后的冬陽，
份外溫暖。我們只在那兒停留了
半個多小時，便搭車向關山。因
為在楓港吃過了午餐，所以候車
的時間就跑到市集去添裝備，真
有意思！居然買不到襪套，文明
仍在這小小世界的外圍徘徊。也



許，台東已經很久沒下雨了，馬路上揚著塵土，處處蒙著一層黃泥色彩，低矮的瓦房，樸實的村婦，交織成一片農家天地。關山是個很小很小的“鎮”，有一個很氣派的派出所，一所看來頑弱的中小企業銀行，一間僅賣茶葉的麵包店，一家滿是糖果的糕餅店。真怪！是不？雖然，我們要什麼，沒什麼，但關山的鄉民卻很愉快的生活著。不遠的地方有座山庇蔭著他們，四周的五穀田，魚池供他們溫飽，無欲該是最快樂的！

我們住的那家旅館，老闆娘很可愛，大概是沒什麼生意，一家三口就睡在客房，房門大敞，櫃台空空的，我們大嗓門兒說著，背包落地頓得地都搖動著，老闆娘也只翻個身，單純的人，夢總份外甜美。

報紙的地方新聞版把旅館渲染得像個龍蛇雜處的罪惡淵藪，我們三個女孩兒住起來，就格外的提心吊膽，尤其是後來到了一群計程車司機，口嚼檳榔，滿嘴胡言，又住在我們斜對面。晚上打點好了一切，躲在屋子裡，門不但上了鎖，還勘查過太平門，拿出了修枝剪、開山刀、鐵鍬等“兇器”，手電筒擱在枕邊，美工刀藏在枕下。我們不是怕，只是“防人之心不可無”而已！

雖是一夜無話，早晨睜開眼，卻看見清醒異常的翁翁張著眼凝視著我。怪我睡得太好，忘了這張小小的雙人床上擠著三個人。翁翁的姿勢像條美人魚斜倚在浪頭上，只是上半身擱在牀頭，背貼著冰冷的牆的滋味，絕不是柔軟的海水所能比擬。

清晨的陽光溫暖而亮麗，小鎮洋溢著一份寧靜與祥和，翠鳥細碎的叫聲，揉著火車的汽笛聲，竟也有份依依。雖然那兒的建築落後，馬路顛簸，也沒有嘉南平原的遼闊，感情仍是纖纖細細地纏上了關山。

鼎東客運帶著我們向南橫一步一步走近，在初來檢查哨辦了入山證，我忍不住在心中吶喊著：南橫啊！南橫，我終究是來了！蜿蜒的山路，一直一直向前延伸，山不高，只靜靜地矗立著，山風很涼，山澗裡水聲潺潺，清澈得毫無祕密，雲在很遠的地方，縹緲渺渺。路旁一朵朵碩大的菊芋，柔柔媚媚地迎風而立，山路纏著山轉，一個彎兒，便是一陣豁然開朗的喜悅。

車到天龍橋，我們跳下車，忘來一陣鷄飛狗叫，也許，牠們仍沒適應這群需要入山證的訪客。天龍橋是條窄而斜的吊橋，很纖巧的橫跨在碧山峽谷上。正在洗衣的婦女，熱心地告訴我們，由吊橋走到利稻是條捷徑，坡度頗陡，山色較差；另外也可以沿著公路向前，繞山而行。不但景色宜人，而且“只有”九公里。還對我們強調，他們走到利稻只需一個半小時。為著我們身上的背包，我們估計約要三個小時。事實上，我們卻由早上九點半走到下午二點。不知道是他們步伐大亦或我們腳短。從此，對山胞的“指點”，我們都自動為自己的能力打個對折，還拼命自勉自勵去完成。

一路上坡，很累！很累！尤其對三個不愛逛街的女孩而言，果真不是普通的累。起初的步伐

還算輕巧，一路說笑，才走了不過四、五百公尺，就有輛旅行車停下來，有意“請”我們搭便車，我們又有風度又有氣質的搖頭。車才走，我們便又踢又打的揮舞著拳頭，嫌他們觸了霉頭。才起步呢！居然就有人覺著我們該搭車了。在走了四、五公里之後，我們才曉得四輪機器是頗受歡迎的。午后，距目標大概只有一公里左右，再度碰見那輛旅行車，他們露出讚歎的微笑，我們則露出被讚歎的苦笑，擦身而過的萍水相逢。

南橫公路的開闢工程，不是一句偉大可以形容的。每一塊平坦的地方都是活生生地挖出來的，遇到山勢過於陡峭，岩質易受風化的地方便鑿個洞，有的洞裡還不時地滴滴答答的落著山泉，跌些石屑，我們彼此恐嚇，誰的嗓門兒過大，山就要崩了。

在利稻我們參加了一場最莊嚴的降旗典禮，利稻國小的百餘個小學生，清亮的眸子裡裝滿了對家國的虔敬與人生的熱愛，那麼嘹亮的歌聲，伴隨著炊煙裊裊升上天空，旗手將降下來的國旗交給另外四個護旗者，護送國旗出場，每一雙晶亮的眼神都貫注其上。除了感動，更有份慚愧，想到自己週會時唱國歌常是有一句沒一句的哼吟哈哈。什麼時候，自己的赤子之情，已是過去！

利稻是由一樹樹櫻花、桃花、李花綴飾起來的，一片片梯田的桃紅李白，裝點得利稻像個世外桃源。我們遇見了一位熱情的山胞一馬力，他很殷切地讓我們看到利稻最美的桃樹林，講述泰雅族的風俗習慣，甚至還約我們吃過晚飯後，要帶我們去看一些

屬於泰雅族的東西。但，我們失約了！為著第二天二十八公里的行程，也為著由文明中帶來的那句話——“防人之心不可無”。馬力，但願你永遠都不知道真正的原因。

晚上，與逆向而來成功大學的“學弟”們同桌吃飯，他們直強調，即使是下坡，他們也整整走了一天，我們三個女孩，走的又是上坡路，必然要“夜行軍”。還不時的提醒我們，這段時間狗熊出沒無當，我們會成為“祭品”。直到我們露出“兇器”，才肯住口。

黎明的南橫是陰鬱的，灰濛濛的天色，只為著陽光仍在千山萬壑外勾留。二十八公里的路程，給了我們頗大的壓力。在前一天晚上，我們將能吃的全吃進肚子，廢棄了一堆瓶瓶罐罐的東西，帶著數不清的惘懣，摸黑上路。告別只是一個凝望，也許，我不會再到利稻，卻不會忘記它！

山胞在沿途工作著，看到我們都十分親切的打著招呼，為我們加油。過了摩天，有隻烏鴉直跟著我們，那真是隻「哲鳥」，喜歡適時地傑傑怪笑，譬如我們對著山谷吼他一陣，聽到聲音來來去去地迴盪，便樂得手足舞蹈時，牠就一陣怪笑，揚長而去。展開的雙翼，在空中劃下一道漂亮的弧，降落又升起，一忽兒便消聲匿跡。過不了多久，你一不小心做了什麼“糗”事時，那傑傑數聲又會響起。“哲鳥”戲弄夠了我們，沒有道別就沒了踪影，此後直到天池才又聽見這種怪笑，只是，那不是“哲鳥”。我想牠老早就覺得我們是最沒趣的動物了。

啞口是我們原定行程的宿夜站，但“他鄉遇故人”碰到藥學系一行四個男生，於是更動了部份行程，改啞口為天池夜宿，最後一天由天池往梅山走，直到班車來，就上車直奔台南。於是，在靠近向陽的地方上了車，準備搭車到啞口再走。司機是個頂可愛傢伙，車到向陽，居然說他要去喝酒，要我們自己走路去啞口，我們巴結了半天，才又重新上路。車行至半途，他要我們往外看，窗外一片古杉，他倒車一陣讓我們看個清楚，我仍只看見一片杉林，我還沒搞清楚，車子霍地開走了。他喃喃咕咕的直嫌我們笨，後來才曉得，他要我們看樹上的松鼠。天！若是市公車在中正路上來這麼一回倒車，想也要天下大亂一陣，他倒像郊遊似的一邊開車一邊看樹上的松鼠。

啞口附近的山都是些會騙人的精怪，山壁上整塊整塊的岩石，映著陽光，透過雲層，就變成白花花一片，像極了山頭的積雪。從很遠的地方我們便開始興奮，想像著第一眼見到積雪該如何慶祝（“哲鳥”若在，定又要嘲笑一番）爾後，夢醒了，雖不



是真正的積雪，遙望時也算聊慰一番相思之情了。

啞口的海拔已在二千五百公尺以上，山勢挺秀，綿延不絕，啞口山莊孤零零地立在群山之間，耀眼的色澤益發地顯得冷清，雲落在谷底，微微地湧動著，也許一會兒就會湧上來，天空很藍很澄澈，斑駁的山岩，有份困落紅塵的羞澀，啞口所蘊含的是種靈秀與倨傲，有些兒後悔將住啞口的行程更動。

離開啞口仍是一路上坡，雲真的湧上來，密密地裹住我們，山是古老的山，樹一逕參天，而每一分秒，山色都在變幻，大關山隧道前是一道風口，也是整條南橫公路的最高點。雖仍有許多高高在上的山峯，但也可以望見一片山頭。突然覺得造物者的偉大，人類的渺小。如許坦誠的世界，怎會產生如許圓滑的人類？

男孩們惡習不改的喜歡在黑洞洞的隧道裡嚇人，我們卻希望走出隧道時，能看見男孩們臉上殷紅的“唇印”（也許還帶有新

鮮的血漬！）結果什麼都沒有，大關山隧道兀自在身後冷森森地守候著要吞噬來訪的山客。

天池的傍晚是疲累的，三十公里的路，讓走路變成一種機械運動，黃昏的迷濛不再吸引我們，取而代之的是對黑夜的恐懼，路標變成一種鼓舞，每繞過一個彎道，便期盼天池的踪影。天池終於由遠而近，我們走過的路在很遠的山邊盤旋，心底泛著一份征服的快樂。

天池是個很冷的地方，取之不盡的冷。

南橫之行已近尾聲，最後一天的行程自由而愉快，走路變成一種慾望，不走覺得奇怪。下午兩點半搭上興南客運的車，領教了獨一無二的開車技術（走南橫若沒搭這班車，終是憾事一椿）台南到了！似曾相識的一切叫我茫然，燈光閃得像天池的星星，只再不見熟悉的山影。

上了台中的火車，車行愈遠，我心裡空得愈厲害。不想告別，也沒有再次的期許，眷戀著的竟是心中那份酸楚和無奈，想問的是：落紅塵可還有跳脫的一天？



給陶潛

小楊

風吹雨霏，我在思古之幽情裏，等待亙古的聲音，幻想你的音容，該是白髯垂胸，一席長袍，仙風道骨？亦或葫蘆在手，赤足袒腹，褙帶飄然呢？倘使能躍過時空，與你採菊東籬下，或者由你跨過生命，陪我暢飲於案前，人生的歷程，該添上多少絢麗色彩？

我用矜持砌成堅固城垣，任憑白雲輕掃門前落葉，卻掃不去現實戳傷的痕跡。你是否體會過「酒不醉人，人自醉」的滋味？在微醺中，我彷彿聽見有人輕叩門環。不是風雨，也不是你，那越來越急的敲門聲告訴我，他名叫世俗。我撫著心上的創痕，試想南山下的你，是否有錢沽酒？

風雨已停，敲擊聲也猝然而止，萬籟陷入寂寥，桌上成堆的蠟淚，伴著點點溼漉的痕跡，是酒漬，還是我的眼淚？一切竟落入靜寂，靜寂蝕咬我的心，這人間的棄兒何嘗不需要有人陪伴度過長夜，但絕不是世俗……唉！且彈一曲笙歌，在這靜謐的夜半。你沒來，也罷！否則千百年後的蕭索，怎堪環顧！淵明！淵明！我的琴弦已斷，酒已盡，陪伴的依舊是孤獨。